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金太阳丛书

JINTAIYANG CONGSHU



妈妈， 请不要生气

MAMA, QINGBUYAO SHENGQI

陆星儿

LUXINGER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金太阳丛书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妈妈，
请不要生气

MAMA, QING
BUYAO SHENGQI

陆星儿

JINTAIYANG CQINGSHU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PBP 05/05

I287.4
1451

O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妈妈, 请不要生气/陆星儿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8. 12

(金太阳丛书)

ISBN 7-5376-1860-7

I. 妈… II. 陆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729 号

选题策划: 张杏坦

主 编: 陈建功

责任编辑: 张杏坦

装帧设计: 宁成春

插 画: 李德才

金太阳丛书

妈妈, 请不要生气

陆星儿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9 印张 18 万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5.80 元

ISBN 7-5376-1860-7/I·737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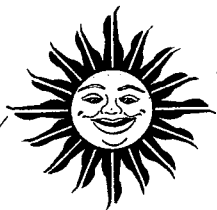
陆星儿, 1949年11月出生于上海, 祖籍江苏海门。1968年前在上海新成中学、上海向明中学读书; 1968年秋上山下乡到北大荒, 整整十年; 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; 1982年毕业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;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; 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、《海上文坛》杂志社执行副主编。1974年发表处女作至今, 已出版长篇小说四部、中短篇小说集十部、散文集七部。



交学会我们的懂得爱，懂得
生活，懂得做人。

陆马

96年3月
海



序



严文井

太阳是一只每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。

鸟儿的翅膀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它的翅膀？——童年时代的我曾经这样发问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你看远远的那鸟儿，你看得见它的翅膀吗？

它可不像鸟儿在飞！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待着呢！——我还是不明白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它怎么没飞！它一天就从天东头飞到了天西头，哪只鸟儿能这么飞！

它到哪儿去喝水？到哪儿去睡觉？——我望着老人坏坏地笑。

老人说，它飞了一天了，就到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歇着去了；飞了一天了，身子也脏了，就到一个叫咸池的地方洗澡去了。晚上，它又到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上睡觉去了——那树叫扶桑。第二天，它就从扶桑树上飞起来。它要飞起来的时





候，翅膀就发出光来了。先染红了天边的云彩，又映红了天边的海水。它就那么把翅膀一扑扇，腾地飞起来了。它一飞起来，天下的鸟儿都啁啾欢唱，也扑扇起翅膀来……

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。譬如，那个汤谷，那个咸池，究竟在东边还是在西边？太阳，这只金色的鸟儿，它可是从东边飞到西边了呀，它从哪儿又绕回东边的呢？又譬如，那棵很大很大的扶桑树，它种在哪块地上？用不用浇水？用不用培土？……然而，就在老人说到那只金色的鸟儿如何抖动翅膀，放出光来的一刹那，说到它腾地飞起来的一刹那，无数的疑问似乎已经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是的，那只金色的鸟儿就是这样飞起来的——它抖抖翅膀，云彩红了；它抖抖翅膀，海水红了；它轻轻地舒展它的身躯，腾地跃起，确实就像鸟儿一样飞翔起来……

长大了才知道，老人的故事来自远古。

远古就有老人的故事。远古也有孩儿似的疑问。

我读过屈原的《天问》。我记得他提了一百七十多问。我觉得，他朝天发问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我孩提时代提出的问题一样，刨根问底，无尽无休。

我也读过屈原的《离骚》。我记得他也曾一时把所有的疑惑置之脑后。他说，漫漫长路啊，何等遥远，我将上下而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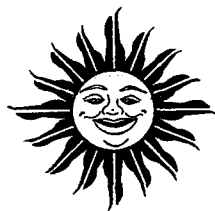


索。我要到咸池饮饮马，我要把马缰拴到扶桑树上歇歇脚，我要折一根嫩枝拦挡太阳，让我走得从容而逍遥……他的沉迷却又和我孩提时代的沉迷无异，多么美丽多么斑斓！

金色的太阳是一只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，是一只自有人类以来永远引人疑问却又令人沉迷的鸟儿！

1998.3.1





(一) 她

刚过了星期天，厂门口又贴出停电停工的布告。厂里活不多，这样的布告便渐渐的多起来。

唐蕴蕴最害怕看到停电停工的通知。又得闲在家里了，无所事事的，怎么打发这些无聊的日子？丈夫早早的上班去了；儿子早早的读书去了；婆婆早早的去公园散步、练功；家里的老保姆早早的去菜场买菜，总得挑挑拣拣、讨价还价的磨蹭上一个多小时；还有，和他们住一幢楼的弟弟、弟媳妇也都早早出门，去忙这忙那的了。

小楼里就剩下她了。她可以做点什么？太阳很好，晒晒衣服，穿了一冬天的毛衣、大衣，盖了一冬天的鸭绒被、羊毛毯都该彻底的晒一晒，马上就是黄霉天，毛毛雨不断，有太阳的日子就不多了。但她懒得动。这些家务事，她做与不做都无关紧要，这幢小楼对她从来就没有过这方面的要求。家里的粗活，从打扫卫生到买菜洗碗，包括换季时候翻箱倒柜的折腾，老保姆都自觉的给干了，而一天三顿饭，吃什么，怎么吃，那都是婆婆的主意，主菜主食，婆婆亲自做，做得精精细细、清清爽爽，绿是绿红是红，每一顿饭、每一道菜，都像请客设宴那样的讲究。不仅做得讲究，吃的时候，盘子、碟子、筷子、勺子怎么摆、怎么





拿，还有不少规矩。在这些讲究和规矩面前，她唐蕴蕴在嫁来这幢小楼之前曾有过的那些生活经验、生活能力，显然的相形见绌。十多年过去，小楼里的生活秩序一如既往，因此，她的“相形见绌”也就毫无改变。对于自己的“相形见绌”，她渐渐的习惯，渐渐的心安理得，又渐渐的不满，并渐渐的感到有一种仿佛被活埋在山底下的窒息和压抑。有时，她脑子里会冒出一些可笑的问题，譬如：这幢小楼为什么娶她？她到底嫁给了谁？她到底有没有家？

坐在梳妆台前，她呆呆的看镜子，眼光茫然，镜子里的她，虚虚的，一脸灰黯。她沮丧的耷下眼皮，不愿意再盯着那个变难看的自己。她有自知之明：一天不如一天，不光是脸色，还有心情。而这种“一天不如一天”的感觉，藏在心里很久了，只是，没有人看得出，即使说出来，恐怕也没人会相信。是啊，能住上这样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，不愁吃、不愁穿，并且，不用她买菜烧饭做家务，她还有什么不如意？她自己很平常，学校毕业进工厂，是一家大集体的装配厂，做了好几年装配工。她手巧，干活灵快，完成指标绰绰有余，后来，厂里把她调出车间做工会工作，都是些琐琐碎碎的事。但是，她嫁个丈夫却不简单，他读了硕士又读博士，一分到研究所就评上研究员职称，是那种一门心思做学问的老实人。厂里的小姐妹，只要议论到她的丈夫和丈夫家的小楼，谁不眼红？谁不羡慕？不过，“眼红”归“眼红”，她们没一点嫉妒的意思，而且，都挺服气，因为，唐蕴蕴长得好，人缘好，工作好，什么都好，所以，她“嫁得好”理所当然。可是，对于大家的“眼红”和“羡慕”，唐蕴蕴心里却有着很深的难言之隐，尤其对这幢小楼……



小楼四层，有个尖尖的顶，尖顶是用水泥浇的，小楼是用红砖砌的，这种房子很像北欧乡村的小教堂。唐蕴蕴第一次来小楼做客的时候，他向她介绍说，这幢小楼曾经的房主是一个从欧洲来的传教士。抗战前夕，这位传教士回欧洲了，他父母就买下了这幢楼。他父亲是搞金融的，去过英国和法国，喜欢欧洲，所以，买房子也是欧洲风格。唐蕴蕴没见过他父亲（大跃进那年病故的），这位老先生除了给大家留下一幢具有欧洲风格的小楼外，好像再也没有把别的什么“欧洲遗风”传下来。唐蕴蕴只觉得这幢小楼里面的一切都是很中国化的，譬如，她是嫁进来的媳妇，是外人，那么，这幢小楼会时时处处的让她感到，她像个房客，不过是临时借住着。虽然，这“临时”遥遥无期，也许，得永远借住下去。

“也许”？为什么是“也许”？唐蕴蕴在琢磨自己的时候，用词很慎重，毕竟不是吵架，说得过激一些，说得过头一些，反正说过算数。可唐蕴蕴的“也许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她心里越来越明确，她不会“永远”让“借住”的感觉笼罩自己。而且，心里一旦明确，她想摆脱“借住”的决心，快马加鞭似的催促她行动。当然，一想到真的要行动，她的“决心”便像一匹狂奔的野马突然被一根坚固的缰绳绊住。因为，在“决心”和“行动”之间，还有最后一个机会：小楼马上要拆迁，动迁组来调查过小楼的面积、居住在小楼里的人数以及户数。这一幢小楼是个大家庭，六口人，三户人家，他们两兄弟一家一户，还有婆婆，最起码要给三套房子。唐蕴蕴真是日思夜想的希望有一套属于他们小家庭的房子，有自己的厨房、自己的餐桌，自己想吃什么烧什么，爱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她没有非分之想，





这是对生活的最低要求，至少，可以不必天天守着小楼的规矩，不准这样、不准那样的受拘束。为此，她要做最后的努力。有房子是根本，他们夫妻之间的其他问题，在有了房子以后再慢慢调解。她有爱的能力，她相信，只要能走出婆婆的眼光，她一定能把他们的家庭生活调节出和谐的气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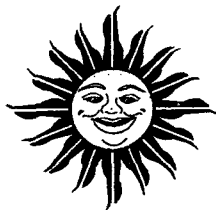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关于房子的分配问题，婆婆只字不提，好像这个问题不是其他人有权利关心和了解的。因为，户主是婆婆，房产是婆婆的。在这幢小楼里，任何事情都是婆婆说了算的，何况是支配房子的大事。唐蕴蕴知道，婆婆绝对不肯把小楼换成分散的三套房子，东一处西一处。这只是她唐蕴蕴的一厢情愿。所以，这“最后的努力”相当艰巨。如果，他能配合；或者，他们兄弟俩愿意出面和婆婆协商；或者，她和弟媳妇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提议，都要比她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努力更有希望使婆婆让步。问题是，他们兄弟俩从来不做违背母亲意愿的事；至于弟媳妇，显然要比唐蕴蕴乖巧，而且想法实际：嫁进小楼多多少少有利可图，起码，有房子住，还是不错的洋房，这就够好的了。所以，弟媳妇知趣，一向顺从婆婆的权威，绝对不会站到唐蕴蕴一边。看来，唐蕴蕴只有独自站出来“分庭抗礼”了。

唐蕴蕴从梳妆台的小抽屉里拿出一块巴掌大的剪报，是晚报上的一条简讯：市妇联为了加强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，将举办“女律师咨询活动”，时间为一周，地点就在妇联大楼的二楼小会议室。唐蕴蕴又仔细的读了一遍简讯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好像每个字都包含着很多的内容，沉甸甸的难以消化。去咨询？说什么？小楼的问题，婆婆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，工厂的问题……唐蕴蕴



在心里默默的罗列，竟然有这样一长串的问题。她第一次意识到，她的生活不知不觉成了一张破旧的网，千疮百孔。她仔细的读完剪报，又仔细的修饰神情灰黯的脸，先抹一点面油，再打一层粉底霜，然后，浅浅的拍一些粉，镜子里的唐蕴蕴立刻变了，脸色光洁了，细腻了，红润了。接着，用唇膏把嘴唇描得鲜明一些，这就锦上添花，烘托了脸上的神采，使唐蕴蕴变了一个人，精神了，抖擞了，亮丽了。





(二) 儿子

下午的第二节课是校会课，由班主任倪老师谈有关春游的话题。这个话题是同学们最关心、最感兴趣的，而且，不等上课铃响，男生一堆、女生一组的议论纷纷。因为，这次春游不同以往，学校同意初二年级去外地过一夜，八个班，四五百个学生，绝对不能少一个或伤一个，所以，安全是个大问题。为此，学校给每个学生的家长发了一份“安民告示”，并印有回执，请家长签署意见，如有一半家长不赞成，春游活动将另作安排。显然，“去外地过夜”能否成行，家长的意见是关键。那么，大多数家长们的态度究竟如何呢？这个大大的疑问，让男生女生们忧心忡忡，大家互相打听：“你爸爸同意吗？你妈妈同意吗？”担任体育委员的宋小结已经按捺不住了，跑到讲台上大声嚷嚷：“别说话啦！听我的。我得统计一下：家长不同意的举手！”

宋小结，细高个儿，在男生里是最高的一個。外号“飞毛腿”，他长跑的速度确实没人能比。因此，在初二年级的足球队里，宋小结是赫赫有名的“满场飞”，每次比赛，总有女生为他哭、为他笑，有那么点“准球星”的意思。球场上“叱咤风云”的表现，大长宋小结的威信，在初二（1）班，他这个体育委员说话，比班长更有号召力。



这会儿，他的一声嚷嚷，果然把嘁嘁喳喳的杂音全部盖住，教室里顿时一片肃静，却没人举手。

“全部同意?!”宋小结咧开嘴，又不敢绽放出笑容，心里毕竟有几分怀疑。“举手么，别不好意思，家长不同意很正常。”他故作镇静，似乎真有大将风度。

有人举手了。一开始，稀稀拉拉的，而且，都举得迟疑疑疑，很不情愿。但是，不断的有手臂慢吞吞的从课桌上生长出来，渐渐的，举起的手臂成了密密的一片。宋小结咧开的嘴形冻住似的凝固了，尴尬的笑容也僵住了：“还有吗？有没有？”面对这么多的手臂，他心里不由得恼火，根本没信心一一清点了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一条手臂沉重的举起来。宋小结走到最后举起的那条手臂面前：“邱彬，你是最后一个举手的，我就从你这儿开始数。”他的眼光掠过每一条举起的手臂，心里默默的数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所有的眼睛都紧跟着宋小结默默移动的眼光。

“二十六。”宋小结重重的叹气，全班五十个学生，正好过半。他收回的眼光又停在他面前的邱彬身上：“完了，就差一票。邱彬，就多你这一票!”他有点不讲理，拿邱彬出气：“邱彬，你回家再做做工作么。到底是你妈妈不同意，还是你爸爸不同意?”

“我奶奶不同意。”邱彬低着头，心里很难过，不能去外地过一夜，多扫兴！全班同学天天盼着升到初二，春游活动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。他自己更想走得远远的，最好远到北京，远到广州，远到天南海北，他从来没有到过远的地方，爸爸没空带他去远的地方，奶奶不放心他去远的地方。妈妈呢？自从他懂事，他就感觉到，在他们家的那





幢小楼里，妈妈说话不顶用，一切都得听奶奶的。奶奶不同意他在外面过夜，爸爸就附和：“春游跑那么远干吗？附近找个公园活动活动得了！”妈妈不说话。他还能去做谁的工作？但是，邱彬没有计较宋小结的无理，也没有多想，这过了半数的第二十六票是否由于自己的缘故？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在懊恼：怎么偏偏多了一票！

“邱彬，和你奶奶再说说么，求求她了。”

“邱彬，你奶奶不是挺和气的？她不是特喜欢你吗？你跟你奶奶磨呀！”

同学们急糊涂了，都一致的把矛头指向邱彬，好像多出来的这一票，真的怪罪邱彬没争取到奶奶的同意。

“邱彬，就看你的了。如果二十五票对二十五票，我负责说服倪老师，保证让我们班能够去外地过一夜。”宋小结挺豪迈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拍胸脯打保票，很大义凛然。

“邱彬，好样的！”在后排的两个男生吼了几嗓子。

“我……”邱彬顿时感到有一种压力凝结在他的头顶。但是，他不像宋小结，绝对不肯当众拍胸脯。在家里、在班里，他都不爱说话，更不愿说大话，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，别说“拍胸脯”，就是让他“点点头”都很难。可今天的情况不同，他实在不忍心让全班同学失望，虽然，他心里很明白，奶奶决定的事，哪怕有天大的错误，奶奶也是一不认错、二不改悔的，所以，对奶奶的固执，对奶奶的说一不二，是攻而不克，是无计可施的，总之，说什么都是白费劲。

“我，我什么，不就是你奶奶么！又不是总统，又不是国家主席。”宋小结惯用激将法。

“我奶奶比我爸爸妈妈好说话。”

